

01Weekend

《华西都市报》周末

2011年4月17日 星期天

责编 林小月 版式 宋雅

星期天

报料QQ 130069110
华西微博 t.sina.com.cn/hxdsb
华西都市报网 www.huaxi100.com
华西都市报数字报 http://www.wccdaily.com.cn
短信报料 13880035050
新闻热线 028*86969110

壹 周报

一周七日的断想，新闻之外的思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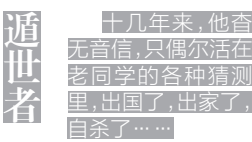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寻找心中的“桃花源”，曾经的北大教师王青松夫妇遁入深山，一住十几年

北大教师夫妇：两个人的桃花源

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十几年，上世纪90年代初抛下一切，携手同是北大教师的妻子张梅遁入深山，寻找他们心中的“桃花源”。在王青松眼中，外面的世界走着一条和他相反的道路。当两者渐行渐远，他还能和这个世界再次对话吗？



王青松曾是北大的好学生



王青松曾是北大的好学生

十几年前，他毫无音信，只偶尔活在老同学的各种猜测里，出国了，出家了，自杀了……

3月19日，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接到一个电话：“我是王青松！”声若洪钟，曾经熟悉的信阳口音让唐师曾猛然回过神来，这是他消失多年的北大政系79级同学，在37楼432室住他下铺一年半的大哥。十几年来，他杳无音信，只偶尔活在老同学的各种猜测里，出国了，出家了，自杀了……

打来电话第二天，王青松就现身了，还带来“特供”的野鸡蛋、芹菜、羊肉、羊油、红豆、黑豆、大米，给因战地采访健康受损的唐师曾补身体。这消失的十几年在王青松口中则是“桃花源”式的隐士生活——与世隔绝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……唯一购买的物资是食盐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，王青松是个主流意义上的好学生——北大政系79级政学系、北大法律系83级硕士、北大法学院任教的。同学们也不理解，他怎么会把这一切都抛掉了。

在国政系79级的58人中，22岁的他以河南信阳机要局出身、“老大哥”形象出现，一来就被任命为团支书，在学校的形象也是一板一眼，西装革履，哪怕从宿舍到教室几级路，脚上还穿着拖鞋。小他6岁的唐师曾在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中调侃：“他举手投足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，自然更让我们敬重，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。”

进入信阳地委机要局是他改变命运的第一步。“机要局反而不要干部子弟，怕社会关系多互相传信息。一段古汉语没标点让你看一遍背下来，还有记电话号码，我一天能把500个电话号码对号入座。”机要局的训练让他对北大的学习和考试易如反掌。

他愿意知行合一，把向内同时作为一种人生实践，回到山里看看古书，养个儿子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让王青松的人生转了弯。因为老家离白马寺不远，他从小练过武，到北大后又爱读老庄，在1985年“养生热”时，开始在北大教授养生。其同学说，这是他一次极其成功的投机。

养生为王青松带来了声名，还有财富。他成了北大一协会的明星，后来法律系看他影响大了，让他为系里创收，在外开设一周养生班，每人收费10元。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梅也是当时来养生班看热闹的学员之一，刚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，比他小12岁，他在人群里一眼看到她就说：“气质好。”

1990年后，他一下子从顶峰跌落，在学校的境遇也急转直下。“当时，我报考哲学系汤一介先生的博士生，单科和总分都考了第一名，学校竟然不予录取。第二年转考法律系，依然。”他说，那时感觉自己像个风筝，被几根线拉着，永远飞不高。另一方面，他觉得对养生已经研究透彻了，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内心需求。

“我后来也不断问自己，如果读了北大的博士，会不会后来的路就不同了？妻子张梅很坚定，‘你内心总会走到这一步的。’”王青松说。他觉得隐居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对内心的关注，而现在的社会大方向则是向外看。他愿意知行合一，把向内同时作为一种人生实践，回到山里看看古书，养个儿子。而驱使他们一步步远离人群的一个引子，只是“为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”。

“从‘文明’到‘蛮荒’，我们一步步往后退，已经走得越来越远了。就像鸟，越飞越远，出自寻觅的本能。但现实中大部分人停在一处就不飞了。”王青松说。1994年，搬到北京与河北交界附近的山区，那里有座岳父的老房子，租地10亩。去北大上一次课要坐5个多小时公交车，耕地也无人照管，于是妻子张梅在1998年毅然辞职，而他则在2000年后脱离北大，承包荒山2500亩，从此与世隔绝。

“我听得出，他身在高位面临崩溃的压力，而他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富有。”

从北京一直向北，高速路走两个小时，路两侧的风景越来越开阔。下了高速再开10公里则是狭窄的乡村公路，直至一个山沟里的村庄，是一段铁门阻挡的碎石子路面，车不能再往前开了。

王青松从这里面的深山里走出来接我们。他说，里面的路还要步行半个多小时，除了他们一家和工人，没有外人进入，是纯天然的世外桃源。而天外每走一层，都会多一层辐射，林间小路，碎石路，沥青路，高速路，县城，城市……每进一个人，也多一层污染。他这些年平均每月才去一次县城，一年才进一次北京。出来一次，“自己带饭，带水，带被褥，即便这样，回来胸口就得不舒服3天”。

眼前的他全然没有当年西装革履的模样，蓬头垢面，破衣烂衫，两手老茧。不过，他满面红光，头发又黑又密，对这些“外物”统统不以为意。“大部分我只看到了外在，吃什么，穿什么，没看到内在。一个富豪同学看到唐师曾博客从广东打来电话说：‘你怎么成这样了！你缺多少钱我都能给，不能让你一家这么受苦。’”我听得懂，他身在高位面临崩溃的压力，而他不知我心里有多富有。

通了柏油路的村庄下，他手一挥说：“这条路是我初期来这里承包的20亩地，种了些花生、玉米、柏树……”村里的一所房子是他岳父的老房子，他和妻子1994年住过一段。里面散落着他们最后的物化印记：北大发的写字桌，两把上世纪80年代时的花布单人沙发，抽屉里有1997级“行政法学试题”。

不过，它很快被王青松夫妇放弃了，又每年花300块钱租下了前面一栋村民眼里的“破房子”——青砖、木窗、土墙，泥地。“我们觉得这些和人本性相融。”



王青松请了十几个工人开荒耕作

这山里唯一的污染，是偶尔飞过的飞机，还有外来的人。工人第一年在里面工作是带入污染的，应该给我钱。”

两个北大老师不教书反而到村里来种地，而且还有这么特殊的“浩癖”，村里人都觉得王青松夫妇是神经病。为了寻求更宁静的栖息地，他们走向大山更深处。“有一天放羊到这片山沟里，觉得这儿真是为我们准备的。我们把这2500亩都租了下来，租50年还不到20万元。”王青松说。

王青松说，这里在1976年前曾经耕种过，当年有23户，70多口人，还有一个小学老师带着十来个年龄不一的孩子。他们承包后，耕地的轮廓还在，就在那基础上开垦了40亩耕地，种上了玉米、高粱、小米、大豆、芹菜、白菜，还有一些桃树、杏树、枣树、苹果树……主要是自己家的粮食需求。沿途还见三头猪，几十头黄牛，几头骡子，数百只黑山羊……这些牛、羊主要是为土地施肥、骡子耕地，鸡下蛋，牛、羊、猪吃一些粮食，他们一家只吃一点羊肉和野鸡肉。王青松说，这些作物、牲畜构成一个纯天然的生态链。

王青松说，这山里唯一的污染，是偶尔飞过的飞机，还有外来者。他雇了十来个人帮他干活，绝不能晚上住在里面，平时不能抽烟，吃过、用过的东西每天要全带出去。他甚至觉得：“工人第一年在里面工作是带人污染的，应该给我钱。前3年我们互不相欠，我应该3年后给他们工钱。”

每一担物资都是他和工人挑进挑出的。王青松说，他们要挑砖进入，再担羊粪出来，每担100斤，他这10年也差不多挑了5000担了。他尝试过，普通工人挑完全程是35~40分钟，而他的纪录是27分钟，妻子张梅则创下了拉磨最快的纪录。这种将身体运用到极点的纯体力劳作让他们体会到快乐。“我们用10年践行斯巴达式的人生实验。”



十几年来张梅只出山两次，一次是换二代身份证，一次是存折挂失。儿子自出生基本没出过大山，与一群黑山羊为伴

张梅说，当年促使他们彻底离开人群是因为孩子，想给孩子创造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。

走至停停两小时，下午3点多才到王青松家附近，平缓的山坡上几栋房舍。王青松7岁大的儿子王小宇兴奋地呼喊着飞奔过来。“我跑得像风一样，跟羊一样快！”他拉着我们去羊圈，100多只羊呼啦啦上来。他说，这些羊每只都有名字，他就是“山羊司令”。他从3岁起就每天放羊。

张梅迎上来，一看她年轻时就是个美女。她正在晾晒唐师曾妈妈送的旧衣服。洗衣服、洗手、刷牙，都不用洗衣粉、肥皂、牙膏，而用草木灰、皂荚等替代。她端来自己做的桑葚汁、玉米饼充饥，筷子是用秸秆制的一次性筷子。吃饭就在屋外石磨边平台上，除了他们一家，任何其他人也没有进过他们住的屋子，因为“污染太严重，三天散不尽”。

“因为学校评职称，我5年没评上讲师。后来要求教师学电脑，我最反感机器，干脆就不干了。”不过她还记得学生当年对她温柔的心意。“一个女孩子整天黏着我。我离开学校，她还折了纸鹤给我，‘祝愿老师能生一个男孩。’”这些关系都要切断，包括父母想进山来看她，也不让。“现在想想太残酷了。当时觉得，在精神上也是他们在做好事。至今父母面上仍过不去，别人问起她，就说：‘出国了。’”

张梅说，当年促使他们彻底离开人群是因为孩子，想给孩子创造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。张梅不想去医院生产，怀孕遮掩不住后，他们要求进来干活工人们保密，不说出去年终多给100块钱。“因为议论多了会污染孩子。”最后王青松自己接生，母子平安。

张梅说，当年促使他们彻底离开人群是因为孩子，想给孩子创造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。张梅不想去医院生产，怀孕遮掩不住后，他们要求进来干活工人们保密，不说出去年终多给100块钱。“因为议论多了会污染孩子。”最后王青松自己接生，母子平安。

现在准备回归社会的最重要原因，为儿子开设一个与社会交往的绿色通道。

如今，儿子7岁了，张梅拿“人大版”的小学一年级课本教他，每天三节课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。“单位时间内的学习效率，可达城里学校儿童的1~3倍。美术音乐因为没老师，比城里孩子差点。”张梅说，他半耕半读，上午学习，下午放羊，智力之外，体能也比城里孩子强。他们重视国学教育，让他大量背诵三字经、千字文、百家姓、幼学琼林……

王小宇生下来基本没出过山，只有收音机接收信息。看到别人见到外人的兴奋劲，王青松说，他作为父亲觉得很愧疚。孩子的教育怎么办？是不是该回归社会教育？王青松觉得，这也是儿子的权利，以后的路，要由他自己选择。这成为王青松现在准备回归社会的最重要原因。

另一个原因，是现实的经济制约。从当年进山，他们大约花了350万元，来源有张梅讲GRE的报酬、编教材的收入，王青松在社会上讲课的积蓄等。到现在，基本只有支出没有收入，要维持正常运转，至少需10名农工，每年费用25万~30万元。王青松希望把他们的无污染农产品推销出去，“不过，至少是市价的10倍以上”。他还想要写本书，“冲着诺贝尔奖去的”。

这次出山来唐师曾家，王青松感受到网络的神奇，通过校友录与20年前的同学们交流。“我是多年来停在一个地方不动的人，他是周游世界的人。”王青松将唐师曾作为重回现实世界的人口。“不过，回归社会3年应该够了。”王青松说，这次回归也是为了以后还能继续“桃花源”生活。

王青松说，这次回归也是为了以后还能继续“桃花源”生活。

一周报·声音

如果不是一个和你利益攸关的公司，你会不会上班到凌晨两三点？
——李光耀接受美国《商业周刊》采访时说

如果有点理智，我们都会40岁自杀。那时，我们或者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，不需要活下去了；或者，已经什么都做不了，不需要活下去了。
——熊彼特说

通常情况下，你可以从一个男人的鞋上来判断他有多少钱。另外，吃完饭付账的时候看他的钱包里有几张信用卡，一张说明他很节省，四张有点可疑，两张是最理想的情况。
——引自《南方公园》

改变的越多，不变的就越多。
——法国人阿蒂斯·卡赫说

我父亲在65岁时退休，一年之后他就去世了。穿上拖鞋回家养老的那天对我而言是最糟糕的。
——将满70岁的弗格森说他打算在曼联干下去

我们伟大国家的总统将没有飞机可乘。
——克里姆林宫一官员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图-214颠簸、噪音大

在过去的100天里，共有8万余名“治安高危人员”被清出深圳。
——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、新闻发言人申少保

我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，更没有像麻省那样“严肃的反思”，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。
——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。在清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时，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正在庆祝150周年校庆。

“艾滋病恐惧症”的简称，指一部分人群在强烈的恐惧状态下，常伴焦虑、抑郁、强迫、疑病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的心理障碍。
——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、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以此否认阴性艾滋病的存在。

这样的馒头我不会吃，打死都不会吃，饿死也不会吃。
——上海盛禄食品公司员工。央视报道，该公司生产的玉米面馒头非法添加甜蜜素和色素，过期馒头回炉加工后重新出售。
据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、《新民周刊》

人物志
男舞者钢管上的故事
特02版

锐一代
GAGA姐和她背后的男人
特03版

图新鲜
养蜂人：这个春天不太甜
特04版

大密码
学科学 下次地震在哪？
特05版

新闻眼
回玉树为孩子们的笑脸
特06版

特稿版
国足哥 懂球女孩在找你
特07版

喜游记
眼看着五一正是春季游
特08版

《华西都市报》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